DOI : 10.6256/FWGS.2014.100.25

微光不滅——賀婦女研究室通訊滿百

文｜李貞德｜《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》33 ~ 52 期主編
1993 ~ 1999 年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
圖｜編輯部提供

1998 年臺大婦女研究室研究獎助期初報告，左為李貞德老師。

記憶，真是詭譎飄渺、難以捉摸啊！有照片的，成了定格的印象，一再觀賞，反覺遺漏了什麼？缺乏文字史料的，腦中影像雖繽紛卻跳躍，出現的時序既不聽使喚，人事地物更無由安排。而我，就在這樣的惶惑中，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時光。

年初接到邀請，婦女研究室的通訊即將百期，「貞德老師做過主編，可否提供隻字片語？」一百期啊？難得難得！回顧前瞻，義不容辭！但，沈思默想，往事卻如煙霧瀰漫中微光斷續。努力爬上研圖四樓、氣喘吁吁的感覺，彷彿還在。穿過大閱覽間，走入擺了幾張桌子的工作室，彼此愉快的招呼，言猶在耳。再進去，坐在召集人辦公室的沙發上，來自校內外的編委研究員，衡量時事，交換意見，商議專論主題。半截的毛玻璃外，不時有人影晃動，似乎是學生來查資料？要送印刷廠了，我把稿子搶回重讀一遍。頁碼順序對嗎？目錄與內容完全相符吧？編輯助理來問：「就用這幅圖吧？還要增加一兩個表格嗎？」有時，我緊張兮兮，大呼小叫，她們笑而不應。有時，她們月旦人物，議論新作，我說：「那好，你來寫篇書評，下期刊登！」

大概就是這樣吧？所謂通訊主編。上個月，研究室寄了個紙箱來，是我負責的份，1994 年底到 1999 仲秋，從 33 到 52 期，每期 50 到 80 頁，共約七、八百張 A4 紙的厚度與重量。唉呀！我心一驚，那麼久、這麼多？深夜瀏覽，恍如隔世。那是個網路方興未盛的年代，資訊大多仍

上方兩圖皆為 1997 年國立臺灣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成立茶會。

賴紙本傳遞。一份通訊，將近半本是學界動態、會議報導、新增書目、徵稿啟事、獎助學金公告……，今日用手指點一下或劃一圈就能在螢幕上取得的消息，當時卻常為了趕在資訊過期之前出刊，讓人神經緊繃。不過，持續收錄全國各大學的婦女性別課程，如今看來，倒成了研究臺灣高教婦運的絕佳史料。而且，每期主題和社會脈動貼得那麼近，真是我編的嗎？啊，不可思議。

文字意氣風發，理想純粹而熱情，為平權請命、抗議、呼籲、建言。全民健保即將實施，有無配套，新興社會政策對婦女有何保障？剖腹產率飆高、子宮沖洗術用來檢驗胎兒性別，醫師宣稱電燒絕經可為有子婦女永除後患，這樣的年代，我們不得不挑戰醫療衛生與科技發展中的性別偏見。在實習民主的世紀末臺灣，總統、立委、縣市長選舉連年的歲月裡，誰能迴避，必須分析婦女與憲法、性別政治，以及女人話題凌駕女性議題的選戰文化。宗教活動吸引婦女而宗教領袖卻涉性侵，宗教信仰不能成為歧視與迫害的藉口！婉如遇難，眾人皆痛，婦團猶然，弱勢安全和創傷輔導是首當其衝的課題……。

原來，二十世紀的最後五年，我的學術關懷、思考寫作，都因主編這本通訊而與臺灣社會緊密結合。某次邀稿，我依舊慣，敬稱「前輩」，社會學家的作者卻提醒：「本行之中，只有左派右派，並無前輩後輩！」嗟夫，一個研究傳統中國的歷史學者，為了能每三個月籌畫專題、回應現實，並透過「編者的話」綜述理念，竟無時無刻不處在過去與現在的激進對話之中。啊，除了感恩，怎有二話！

通訊最初以「婦女研究」為名，第 33 期開始改為《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》，

右上下圖皆為 1999 年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更名典禮。

2001 年之後，標舉「婦女與性別研究」，至 2003 年再度更名為《婦研縱橫》迄今。刊名異動，顯示學界對課題性質的反思以及運動目標的調整。婦女研究室成績斐然，1997 年設立學程，1999 正式掛上中心名號，我親睹參與，何其有幸！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那些年為了參考學習，邀請不少求學出訪的朋友撰文回報，而今翻閱舊刊，當時的年輕學子赫然已成婦研新秀與婦運先鋒。才人代出，風騷各領，臺灣的希望應該就在這裡。

記憶雖遠，微光不滅，縱橫世論，百期有成，是為賀！